

跳刀

□李耿源

刀，寒光一闪。这是一把折叠刀，锋利无比。可陈师傅还是拉过那条黝黑油光的磨刀布，将刀刃在上面迅速来回蹭几下，哧哧、哧哧之声，听得人浑身一凛。

心，提得更紧。我知道，最惨人的时刻到了！陈师傅悬腕执刀的右手似兰花指，拇指贴刀面，食指和中指扣刀柄，无名指和小指顶刀把。刀光一闪，人已转至身后，只觉脖颈儿一空，围着的毛巾连同后颈的衣领均被往下一拉，刀已架在我的后脑勺上。

我身子一抖，要抬起头来，可已被摀住。“放松一点！”他说。其实，放松不了，神经全绷着，然后一个激灵，全身通了电似的——那把吹毛断发的刀，便从后脑勺有节奏地弹跳到颈椎，再弹跳到脊背。容不得我思虑，一阵酥麻，紧接着是第二刀。第三刀后，陈师傅拿开按压在我头上的手，我已经酥软地靠在椅背上，如获新生。舒坦，太舒坦了，紧绷的神经全放松了！

这就是陈师傅的绝活——跳刀！缓过神来时，他已收刀入“鞘”，插在白大褂左前胸的口袋里。一同插在口袋里的，还有一把细长的牛角梳。

陈师傅年近50，卷着一头黑里见白的头发，下巴一撮山羊须，脸色蜡黄，一双小眼睛贼有神。平日里，他都穿白大褂，左前胸的口袋里总插着折叠刀和牛角梳。

但是，就在最近一段时间，陈师傅的口袋没有了那把剃须刮脸跳刀的折叠刀，只有梳子。同样，也已有一段时间，他不给人跳刀。给客人刮脸剃须，他就从工具抽屉里拿折叠刀。

陈师傅17岁时便在洋服公司理发店当学徒，后来成了店里的职工。理发、烫染、剃须、刮脸、掏耳、洗眼和跳刀等老式理发手艺样样精通。他说，当年为了学跳刀，先在自己手臂上练习，一下去就是三四条血口子，等到血口子愈合了，继续练，直到手艺成熟后才在客人脑袋上跳，成就好把式。后来企业改制，他就自己开了这间理发店。

掏耳、洗眼不是理发范畴，陈师傅自己开店后就不再提供这些服务。但他的跳刀绝技炉火纯青，给人在极度紧张后的悠然放松，实是一种减压按摩。因而，在客人们的要求下，他将跳刀一直保留，且从不收钱。每见客人跳刀后的舒服表情，陈师傅蜡黄的脸上便会挂着笑容，恍若舒服的人是他。

可是，陈师傅为什么突然停了这一绝活呢？有在等理发的熟客笑着说：“陈师傅的手不会抖了，刀跳不起来喽。”陈师傅正在给客人理发，笑而不语。

有人趁他带客人去水池边洗头时悄声议论，这项服务不收费，停了正常。

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。陈师傅有个挺要好的

朋友，这个朋友的儿子开了家规模挺大的发廊。前段时间，小伙子落枕四处推拿理疗无效，朋友让他来找陈师傅跳刀试试，没想到第一次跳刀后不但疼痛缓解，还上瘾了。于是便陈叔叔长陈叔叔短地叫得欢，非让陈师傅收他为徒不可。陈师傅见其诚，也恐这绝活在自己手上失传，便应承下来。

可传授了几夭，小伙子都不得刀法。那天闲聊中，小伙子说要认真学，得真传，以后要在发廊里开展跳刀服务，可提神治颈椎解落枕，必财源滚滚。陈师傅笑了一声，便让他在自己的脖子上练刀。当跳第二刀时，陈师傅“哈哧”一声，打了个喷嚏，结果那锋利的刀便在陈师傅后脑勺划下一道口子……据说，正是从那天起，小伙子不敢再来学跳刀，陈师傅也从此“封刀”。

这天，我理完发刮完脸后，说：“陈师傅，刀已在手，顺便在我后脑勺跳几下呗？”

“手僵硬了，跳不了喽，你不怕脑袋被我割下来？”说着，蜡黄的脸上堆着笑。他将刀收起似乎要插在胸前，却在半途拐了个弯，放进了工具抽屉里。

我瞥见，陈师傅的右手呈兰花指状，正有节奏地抖动着。



泼泥

新华社/法新

第三次开口

□黄久辉

周潭原来在政府部门上班，每天喝茶，看看报，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赶上精简人员，周潭考核不过关，就下岗了。

周潭在家里想了好几天，也没有想起来能去干什么。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再去学个技术，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。但是人总要点事做，生活下去。

最后想起了妻弟朱万刚。这几年，朱万刚在北京开了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为朱万刚服务的小公司就有十几个。周潭寻思着，自己和朱万刚商量商量，看看自己能不能依靠朱万刚，也开个公司。

周潭把自己的打算和妻子一说，妻子也赞同。毕竟当年朱万刚开公司的时候，周潭也没少帮忙。朱万刚也多次表示，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找他。

周潭和妻子到北京的时候，朱万刚在一家大饭店请吃饭。快散席的时候，周潭才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朱万刚犹豫了一下说：“姐夫，现在开个公司，不像你以前坐办公室那么轻松，现在需要到处跑业务，看不同的人，说不同的话，关键是，要

低声下气的，怕你受不了，还是考虑一下。”周潭原以为只要自己一张口，朱万刚就会满口答应的，没想到碰到一个软钉子。

周潭和妻子在北京的日子，朱万刚每天都派个司机，拉着他们夫妻俩去风景区。今天天安门，明天万里长城，把北京有名的风景区都逛了个遍。晚上回来，又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。周潭以前在政府部门上班的时候，晚上经常有人宴请。周潭喜欢喝酒，朱万刚每次都买两瓶好酒，让周潭喝个尽兴。

过了好几天，周潭一想，自己是来求朱万刚帮忙的，天天这样旅游可不行。又在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看看朱万刚能不能帮忙开个公司。朱万刚说：“姐夫，你开一个公司，我绝对大力支持你，给你介绍人才，给你启动资金，给你找业务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再多考虑考虑。能不能受得了这个苦，万事开头难，这可不比你以前上班，按部就班就行。需要变通的地方太多。”

吃完饭后，周潭闷闷不乐。晚上周潭就和妻子

说，咱回去吧。我都开两次口了。朱万刚只是推脱。我看算了吧，再亲的亲戚，也不一定可靠。

周潭没有和朱万刚打招呼，夫妻俩买了票就走了。

到家的时候，妻子告诉周潭，在去的北京的第一晚上，自己就和弟弟说了想开公司的事，弟弟也是满口答应，但是需要你开三次口。没想到你只张了两次口，就退缩了。我一想，你的确是坐办公室坐惯了的。以前都是别人找你办事，以后你自己开公司了，还不得到处开口求人办事。那时候要开口，又岂止是三次四次？朱万刚也是想试试你，看看你能不能抹开面子。公司开得好，是皆大欢喜。可是，这年头，公司破产负债的，也不少。你这样的，的确是不适合开公司。

听完妻子的话，周潭沉默了。过了好一会，才说：朱万刚说得对，这次真是好好上了一课。

一棵进城的树

□孙成凤

李栓柱领着孙子在小区里蹓跶，看到假山后面多了一棵树，粗壮结实的树干很像一位壮年汉子在日光下被晒得起了汗碱的脊背。树干在一人多高的地方分了杈，一杈旁逸斜出，仿佛舞者甩出了一臂，一枝稍微弯曲一些，似乎在生长时被外力拧巴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向上，形成了一臂托天的奇异造型。

李栓柱越看越觉得这棵树眼熟，很像一年前他在老家卖掉的那棵，只是树头上的枝梢都被锯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几个枝杈，身上还挂着水管与瓶子，像是给人输液的吊瓶。他往前走了几步，这时树杈上突然响起知了的一声大叫，接着就嘶鸣不停，如同对他呼唤。从被儿子接到城里，眼看一个夏天就要过去了，他还是头一次听到知了的叫声。孙子却被知了放肆的高喊吓得勒紧了爷爷的脖子，又好奇地伸着小脑袋往树上瞅。李栓柱拍着孙子的头说：“别害怕，看我把它逮住给你玩。”

他放下孙子蹓着手脚走到树前，一抬头，看到树身上那长得歪歪扭扭的李字，他的头就炸了一下，禁不住啊了一声。知了应声喋音，嗤地一声飞远了。李栓柱看清楚了，不错，果然就是自家院子里那棵老柿树。

与柿树不期而遇，让李栓柱一时愣在树前，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，不知该向前相拥而哭，还是热情地寒暄。但他的心跳加快了，身子战栗起来。终于，他一个踉跄，跪倒在树前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抚摸着树干低声啜泣起来。他想起母亲给他说过的这棵树的来历。那时母亲刚生大姐，因为家里遭了火灾，两间用芦苇搭的草房烧得一干二净。外祖父听说后，连夜用一辆驴车装了柴草赶来救援。因为走得太急，外祖父的一只鞋子掉在了路上，就在外祖父摸黑找鞋子时，在路边发现了才一拃高的软枣树。外祖父认为这是老天爷帮忙，就把软枣树挖了，双手捧着，一直赶到他家，把小树苗栽到院子里。后来，外祖父把软枣树嫁接成柿树，才两三年就结出金黄灿灿的柿子。到他记事起，树上收获的柿子已经足够他们家一年吃盐买油的用项了，还带捎着给他交了几年的学费和姐姐的几件衣服。母亲临终时告诉他，这棵树对咱们家有恩，家里人要永远供养它，除非它自己死了。他刚学会写字时，用铅笔刀在树身上划了个自己的姓氏，母亲好像划在自己的心上一样，痛得把他打了一顿，还找来红药水给划痕治伤，但柿树终究还是把这个字留在了身上，而且还长成笑眯眯的模样。其实，柿树正值壮年，每年结一树的果子，真的是年年压断几个枝头。只是现在果品种类多了，人们再不像以前那样对柿子稀罕。后来，他干脆就不收了，任一树的柿子自生自落。可这更吸引人了，树干那奇异的造型，加上满树金黄果实的装点，每到深秋和初冬，成为村上的一景，招惹得许多人来拍照、写生。去年，一位开发商跑到他家与柿树拍完照合影。又吃了两个柿子，说要三万块钱购买这棵树。他拒绝了，把这棵树的故事与母亲的临终交代给人家说了。开发商笑了，说：“要说老物件，哪个没有故事呢？因为有故事你就守着它不卖了？告诉你，有一块玉，救过一家两辈人的命，被老辈人当神物供养着，还不是让他们的后人给卖了！”说着，开发商伸手从腰带上摸出一块用红绳子系着的深白晶莹的玉给他看。“这不，看见玉上的两个小点没有？一个是一百年前挡过一支箭，一个是七十年前挡过一粒子弹。哼，别人家的传家宝都卖得，何况你这棵树。再说，它跟这块玉没法比吧？”开发商笑着拍拍李栓柱的肩膀。

结果，五万块钱，李栓柱把柿树卖给了开发商。儿子买房急着交首付，正好用上。

……

晚上，李栓柱把看到自家那棵树的事给儿子说了。儿子正趴在电脑前，心不在焉地回答道：“很正常，这砌房子的石头说不定还是咱家老房子用过的呢，这有什么稀奇。”他原以为儿子会惊喜地拉着他跑去看呢，没想到倒把他呛得张口结舌。

从此，李栓柱每天领着孙子到柿树下转悠，有时抚摸着树干偷偷地跟它说上几句话，有时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回忆小时候在树上荡秋千和收柿子。有一次一个被鸟儿叼掉的柿子正好落在他的脸上，母亲笑得直不起腰，说，谁说老天不能掉馅饼，看看！……想着，他的泪就禁不住盈满眼眶。可眼看秋天就要结束了，小区内的银杏树已是满头金黄，柿树却依旧跟他初见时一样，没长出一片叶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难道说柿树进了城也改变了出芽结果的季节了吗？他心里为柿树着急。

这时，李栓柱回了一趟老家，当他再回来时，看到假山后面新栽了一棵别的什么树，柿树没有了。他心里一空，跑到门口问物业的一位老人。老人正在接一个电话，他等了好长时间老人才接完电话。老人告诉他，柿树没有栽活，死了，让儿子白搭了五六万块钱，原指望每年有柿子吃呢，他从小就喜欢吃各种制法的柿子，可柿树没栽活……

李栓柱一时像掉了魂，没有进儿子家的门，就晕乎乎地回到了村上。他大病了一场后，任儿子再怎么劝，他再也不愿离开老家半步。村上的人评论说：“唉，李栓柱受苦的命，在城里享不起那清福。”